

世界名著典藏

Война и мир

战争与和平 (下)

[俄] 列夫·托尔斯泰 / 著 董秋斯 / 译



名家全译本
国际大师插图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世界名著典藏

Война и мир

战争与和平（下）

[俄] 列夫·托尔斯泰／著 董秋斯／译

名家全译本
国际大师插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与和平(上下)/(俄罗斯)托尔斯泰著;董秋斯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5

ISBN 978-7-5117-2643-8

I. ①战… II. ①托… ②董…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83548 号

战争与和平(上下)

出 版 人:刘明清

策划编辑:苗永姝

责任编辑:苗永姝 薛迎春 盛菊艳

特约编辑:陈万亭 张 亮 李云玲

责任印制:尹 珺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100044)

电 话:(010)52612345(总编室) (010)52612335(编辑室)
(010)52612316(发行部) (010)52612317(网络销售)
(010)52612346(馆配部) (010)55626985(读者服务部)

传 真:(010)6651583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1368千字

印 张:53.75

版 次:2015年10月第1版第2次印刷

定 价:78.00元

网 址:www.cctphome.com 邮 箱: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中央编译出版社(ID:cctphome)

淘宝店铺: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52612349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55626985

第三部

大事年表

1812年

旧 历	新 历	
5月17日	5月29日	拿破仑离开德勒斯登。
6月12日	6月24日	拿破仑渡尼门，进入俄境。
6月14日	6月26日	亚历山大派巴拉谢夫去看拿破仑。
7月13日	7月25日	巴夫罗格拉德骠骑兵在奥斯特劳夫纳作战。
8月4日	8月16日	阿尔巴提契在斯摩棱斯克听见远处的射击声。
8月5日	8月17日	炮轰斯摩棱斯克。
8月7日	8月19日	尼古拉·包尔康斯基王爵由童山去包古查洛伏。
8月8日	8月20日	库图左夫被任命为总司令。
8月10日	8月22日	安德列王爵的纵队在童山旁。
8月17日	8月29日	库图左夫到达沙列伏—撒伊米希契，指挥军队。 尼古拉·劳斯托夫骑马去包古查洛伏。
8月24日	9月5日	谢伐狄诺方堡的战斗。
8月26日	9月7日	波罗狄诺的战斗。
9月1日	9月13日	库图左夫命令自莫斯科撤退。

第九卷

第一章

从1811年年终起，西欧军队开始加强武装和集中，到了1812年，这些军队——与运输和供应军队的人员合计起来有几百万人——自西而东，移向俄国边境；从1811年起，俄国军队同样移向那里去了。1812年6月12日，西欧军队跨过俄国边界，于是战争开始了，这就是说，一个违反人类理性和人类天性的事件发生了。几百万人相互犯了多少世纪内世界所有法庭的记录不能尽载的无数罪行，欺诈、背叛、抢掠、作伪、发行伪币、偷盗、放火、杀人，但是那些犯罪的人当时并不把这些看作罪行。

什么东西造成这一非常的变故呢？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历史学家们怀着天真的自信心告诉我们，它的原因是加在奥尔顿堡公爵身上的

损害、大陆制度的破坏^①、拿破仑的野心、亚历山大的固执、外交家们的错误，等等。

因此，只要梅特涅、卢米炎柴夫或塔雷龙，在一次朝会或晚会中间，费一番苦心，写一个比较巧妙的通牒，或者由拿破仑写信给亚历山大道：“Monsieur, mon frère, je consens à rendre le duché au duc d'Oldenbourg（我的可敬的兄弟，我答应把公爵领土还给奥尔顿堡公爵）”——于是就不会有战争了。

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的人们认为问题似乎是那样的。拿破仑自然认为，战争是由英国的阴谋引起的（事实上，他在圣海伦娜岛上这样说过）。英国国会议员们自然认为，战争的原因是拿破仑的野心；奥尔顿堡公爵认为，战争的原因是加在他身上的暴行；商人们认为，战争的原因是损害欧洲的大陆制度；将军们和老军人们认为，战争的主要原因是需要给他们职业；当时的正统派认为，那原因是需要重建 les bons principes（好的原则）；当时的外交家们认为，一切由于1809年俄奥联盟未曾充分瞒过拿破仑，也由于第一七八号备忘录上的拙劣的措辞。当时的人们持这一些和别的不计其数的无穷无尽的（数目由无限不同的观点来定）理由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认为，我们这些观察事物的全面并且了解其显明而可怕的意义的人认为，这些原因是不充分的。我们认为，几百万信基督教的人们互相残杀、互相迫害，是由于拿破仑有野心，或由于亚历山大很固执，或由于英国的政策很狡猾，或由于奥尔顿堡公爵受了委屈，这说法是不可理解的。我们捉摸不出。那样的事情与实际的屠杀和暴行的事实有什么关联：何以那个公爵受了委屈，成

① 1806年，拿破仑发了一道禁止与英国通商、不准英国船进入欧洲一切口岸的命令。他强迫他的同盟国遵守这一对许多国家不利的政策。这政策大大地妨害了商业，也引起很多走私；违反制度的事时常发生，连拿破仑自己也离不开英国货物，时时许可英国货物运入法国。俄国格外觉得这个制度讨厌。拿破仑把俄国的不遵守制度看作违反条约，再加上一些别的原因，拿破仑就在1812年进攻俄国了。——茅德英译本注

千上万的欧洲另一边的人就来杀戮和毁灭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的人，也被那些地方的人杀掉呢？

我们这些后代人不是历史学家，不迷恋于研究的过程，因而可以用不受蒙蔽的常识来看那事件，我们看见了不计其数的原因。我们寻求这些原因时探索得越深，我们发现的原因就越多。我们觉得，每一个别的原因或整串的原因，就其本身来说，似乎是同等站得住的；就其与事件的总体相比而显得无足轻重来说，就其在发动事件上的无能为力（倘若没有别种同时发生的原因）来说，似乎是同等站不住的。我们认为，这个或那个法国伍长肯不肯服第二期军役，正如拿破仑不肯把他的军队撤过维斯杜拉河^①并恢复奥尔顿堡公国，似乎也是一个原因；因为假如他不愿意服军役，假如第二个、第三个和第一千个伍长和士兵也不肯，拿破仑军队中就会减少很多人，战争也就不能发生了。

假如拿破仑不因为要求他撤过维斯杜拉河而发怒，也不命令他的军队前进，那就不会有战争；但是假如他所有的中士都不肯服第二期军役，也就不会有战争。假如没有英国的阴谋、没有奥尔顿堡公爵，假如亚历山大不觉得丢脸，假如俄国没有一个专制政府，或者法国没有一场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专政和帝国，或没有产生法国革命的一切事情，等等，也就不会有一场战争。这些原因中少了一样，什么也不会发生。因此，所有这些原因——不计其数的原因——一致造成这个结果。因此，那事件没有唯一的原因，但是它不得不发生，因为它不得不。几百万人放弃了他们的人类感情和理智，不得不从西方去东方杀他们的同类，正如几世纪前成群成伙的人从东方去西方杀他们的同类一样。

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事件好像由他们的话来决定）的行为，与任

① 亚历山大要求拿破仑撤过河去，是他避免战争的最后一次努力，拿破仑的拒绝直接引起1812年的冲突。——茅德英译本注

何由抽签或由征募被牵入战役的兵士的行为一样不由自主。这是不能不这样的，因为要使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事件好像由他们来决定）的意志得以实现，无数条件的配合是必要的，缺少其中任何一个，事件就不可能发生。手中握有真正力量的几百万人——从事射击的或运输粮草和枪炮的兵士们——要同意执行这些软弱的个人的意志，要被无数不同的复杂的原因诱去这样做，都是必要的。

我们不得不仍旧用宿命论来作不合理性的事件（就是说，我们不了解其中的理性的事件）的解释。我们越想照理性来解释这一类的历史事件，我们就越觉得这些事件不合理和不可解。

每个人都为他自己活着，用他自己的自由来达到他个人的目的，由他的全部存在感觉到，他这时能从事或避免从事这或那的行动；但是他一旦做了出来，那个在某一时机完成的动作，到时就成为不能挽回的、属于历史的，在历史中具有一种不是自由的而是命定的意义了。

每一个人的生活有两方面，一是他的个体生活，这生活的兴趣越抽象，就越自由；二是他的基本的群体生活，他在这里边不可避免地遵守为他规定下的法则。

人自觉地为自己活着，但是在达到人类历史的普通的目的上，却是一个不自觉的工具。一件做了的事是不可挽回的，而这件事碰巧与千百万别人的行为同时发生，其结果就具有一种历史的意义了。一个人在社会的等级上站得越高，他所联系的人就越多，他控制别人的势力就越大，他每一行动的宿命性和必然性就越明显。

“国王的心握在天主的手里。”

国王是历史的奴隶。

历史，就是说，人类那不自觉的总括的群体生活，把国王的生活的每一刹那用作达到它自己的目的的工具。

虽然拿破仑在那时候，在1812年，比往时更相信，*verser ou ne pas*

verser le sang de ses peuples（流或不流他人民的血）——如亚历山大在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中所说——由他来决定，他却从来不曾被不可避免的法则抓得这么紧。在他自以为他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的时候，那个不可避免的法则强迫他为群体生活——就是说，为历史——完成任何不得不完成的事。

西方的人们移向东方来杀他们的同类，由于暗合律、成千细微的原因——违反大陆制度的指责、奥尔顿堡公爵的冤枉、军队向普鲁士境内的移动（拿破仑觉得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取得一种武装的和平），法国皇帝与他的人民意向一致的对战争的爱好和习惯，由准备工作的排场而来的诱惑，用在那些准备上的费用，要取得利益以补偿那一笔费用的需要，他在德勒斯登接受的令人陶醉的荣典^①，当时人以为是诚意求和却只伤了双方的自尊心的外交谈判，以及成百万成百万适应或符合那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别种原因——凑合起来，联系起来，就产生了那一运动和战争。

当一只苹果熟后落下来的时候，它为什么落下来呢？因为大地的引力吗，因为它的茎子枯萎了吗，因为它被太阳晒干了吗，因为它长得重起来了吗，因为风摇动了它吗，还是因为站在下面的孩子要吃它呢？

这都不是原因。这一切只是所有重要有机的基本的事件所以发生的条件的偶合。发现苹果落下来是由于细胞组织衰退等原因的植物学家，与站在树下说苹果落下来是由于他要吃它并且祷告它落下来的缘故的孩子，是同样正确的。说拿破仑去莫斯科是由于他愿意那样的缘故，他灭亡是由于亚历山大希望他毁灭的缘故，与说一座重达一百万吨的被挖掘的小山倒下来是由于最后一个挖土工人用他的鹤嘴锄最后凿了它一次的缘故，这两个说话的人是同样正确或同样不正确。在历史事件中，所谓大人物是给事件命名的签条，也正如签条，他们与事

① 1812年5月，战前不久，拿破仑和他的新盟友奥国皇帝、普鲁士王、撒克逊王等等，在德勒斯登住了一个月，参加一连串皇帝的宴会和庆典，接受各方面的谄谀和敬礼。——茅德英译本注

件本身只有最细微的关联。

他们的每一行动（他们觉得好像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意志的），从一种历史的意义来看，是不由自主的，是与历史的全部过程相关联的，是由无始无终注定的。

第二章

5月29日^①，拿破仑离开了德勒斯登。他在德勒斯登住了三个星期，围绕他的是包括若干王爵、公爵、国王，以至一个皇帝的朝廷。在离开以前，拿破仑对得宠的皇帝、国王和王爵表示恩惠，对他不满意的国王和王爵加以申斥，把他自己的珍珠和钻石——就是他从别的国王那里弄来的那些东西——送给奥国皇后，并且，据他的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热情地拥抱过玛丽·路易瑟皇后——她把他看作她的丈夫，虽然他曾把另一个太太丢在了巴黎——然后离开似乎忍受不住别离的痛苦的她。虽然外交家们依旧牢牢地相信和平的可能性，并且为了那个目的热诚地工作，虽然拿破仑皇帝亲自写给亚历山大一封信，称他为Monsieurmon frère（仁兄大人），并且诚恳地向他保证，他并不要战争，而且要永远爱他和尊敬他——但是他动身加入军队，并且在每一站发出新的命令，加速他的军队由西向东的移动。他坐了一辆六匹马拉的旅行车，被侍从、传令官和一队卫兵围绕着，沿着通波森、托伦、但泽、哥尼斯堡的大路走下去。这些城市中的每一个都有成千上

① 大概是由于疏忽，托尔斯泰在这里采用了1917年革命以后才在苏联采用的新历。在下一段话中，他又用回全书通用的旧历。就原文来看，好像拿破仑由德勒斯登经过波森、托伦、但泽、哥尼斯堡到俄国边境，只用了十二天（由5月29日到6月10日）。他实际上用了两倍长的时间，在那些城市做了许多准备工作。——茅德英译本注

万的人们怀着激动和热情迎接他。

军队正在从西方向东方移动，六匹马的接力载他去同一的方向。6月10日，赶上了军队，他在维尔加维斯基森林里一个波兰伯爵的庄子上替他预备的住处过夜。

第二天，追上了军队，他坐车来到尼门。换上一套波兰军装^①，为要选择一个地方过河，他坐车来到河岸上。

看到对岸一些哥萨克（les Cosaques）和宽阔的草原，草原中央是莫斯科圣城（Moscou la ville sainte），正如马其顿的亚历山大进入的西徐亚^②那样一片国土的首都——拿破仑出乎意料地，也违反了战略的和外交的考虑，下令前进，第二天他的军队就开始渡尼门了。

6月12日一清早，他走出当日搭在尼门的陡峭的左岸上的帐篷，用一个小望远镜看那从维尔加维斯基森林流出来、然后流过搭在河上的三道桥的军队的人流。知道皇帝在场的军队正在留心他，他们一望见一个身穿外衣、头戴耸的帽子、离开侍从、站在小山上帐篷前的人影，就抛起他们的帽子，喊道：Vive l'Empereur（皇上万岁）！于是一个跟着一个川流不息地从隐蔽他们的广大森林里冒出来，然后，分开来，从通对岸的三道桥上流下去，流下去。

“On fera du chemin cette fois-ci Oh, quand Il s'en mêle lui même ea chauffe…Nom de Dieu…Le voilà! …Vive l'Empereur! Les voilà donc: les Steppes de l'Asie! Vilain paystout de même. Aurevoir, Beauché; je te réserve le plusbeaupalais de Moscou. Au revoir! Bonne chance…L'as tu vu, l'Empereur? Vive l'Empereur! …preur! Si on me: fait gou'vei'neul'aux Indes, Gérard, je te fais ministre du Cachemire, c'est arrêté. Vive l'Empereur! Vive! vive! vive! Les gredins

① 拿破仑换波兰军装和枪骑兵渡河的插话，简短而生动地表明他和波兰的关系。波兰人希望靠了战争的结果得到独立，于是拿破仑用小恩小惠的表现来加强他们的希望。——茅德英译本注

② 古时黑海北方的草原或亚细亚北部及中部的地域。——译者注

de Cosaques, comme ils filent. Vive l'Empereur! Le voila! Le vois tu? Je l'ai vu deux lois comme je te vois. Le petit caporal...Jel'ai vu donner la croix à l'un des vimJx...Vive l'Empereur (现在我们就要作战了。哦，一旦他亲自出马，事情就热闹了……靠得住！……他就在那里！……皇帝万岁！原来这就是亚洲草原了！这仍旧是一个讨厌的国家。再见，波赤；我一定把莫斯科最好的宫殿留给你！再见！吉星高照！……你见过皇帝吗？皇帝万岁！……万岁！……假如他们封我做印度总督，吉拉德，我一定封你做克什米尔的大臣，一言为定。皇帝万岁！鸣啦！鸣啦！鸣啦！那些哥萨克，那些流氓，看他们怎样逃跑！皇帝万岁！他在那里，你看见他吗？我看见过他两次，像现在我看见你一样。那个小伍长……我见过他把十字勋章给老兵中的一个……皇帝万岁）！”传来身份和社会地位极端不同的老少人们的声音。在所有人的脸上，是因为期望已久的战役的发动而有的一种共同的欢喜神情，是对站在小山上的身穿灰色外衣的那个人怀有着的热情和忠心。

6月13日，一匹小小的纯种阿拉伯马被牵到拿破仑面前。他跨上去，向尼门河上的一道桥飞跑，继续不断地被不停的欢呼声震聋了耳朵，他忍受这种呼声显然不过因为禁止兵士们用这种呼声来对他表示爱戴是不可能的。但是到处伴随着他的呼声扰乱了他，分散了他从事军事考虑的精神，自从他加入军队的时候起，他就紫心于这种军事考虑了。他骑着马跨过摇摆的浮桥，上了对岸，向左方陡转，往考夫诺方面驰去，带头的是兴高采烈的骑马的卫队猎兵，这些人欢喜得透不过气来，跑在前面替他从军队中清出一条路来。达到宽阔的维利亚河的时候，他停在驻扎在河旁的波兰枪骑兵联队附近。

“Vivat（万岁）！”波兰人如狂似醉地喊道，扰乱了队伍，互相拥挤着看他。

拿破仑上下打量那条河，下了马，坐在横在岸上的一根木头上。做了一个无声的姿势，就有一架望远镜递给他，他把那东西架在一个

跑到他跟来的欢欢喜喜的侍从的背上，向对岸察看了。随后他聚精会神地看摊在木头上的一张地图，头也不抬。他说了一些什么，于是他的传令官中的两个骑着马向波兰枪骑兵驰去。

“什么呀？他说的是什么呢？”波兰枪骑兵的队伍中，在传令官中的一个来近的时候，透出这样的疑问。

命令是找一个浅滩过河。波兰枪骑兵上校，一个英俊的老年人，涨红了脸，兴奋得说话结结巴巴，问传令官许不许他带着他的枪骑兵游过河去，不必找浅滩。显然怕遭到拒绝，像一个请求许可骑马的孩子一般，他恳求许可他在皇帝眼前游过河去。传令官回答说，皇帝对这种过分的热情大概不会不喜欢。

传令官一说完这句话，那个带上髭的老军官就带着快活的脸色，睁着放光的眼睛，举起佩刀，喊了一声“呜啦！”一面吩咐枪骑兵随从他，一面踢他的马，跑进河里去。他给了他胯下那匹已经变得不听话的马愤愤的一刺，扑通一声投进水里去，直奔流得很急的最深的那一部分。几百个枪骑兵随着他跑下去。河中心的急流中是寒冷的、危险的，枪骑兵跌下马来，互相抓来抓去。有一些马淹死了，有一些人也淹死了，别的人们尽力游下去，有一些骑在鞍子上，有一些抓着马鬃。他们尽可能游到对岸去，虽然半俄里外就有一个浅滩，他们却以在那个坐在木头上连看也不看他们一眼的人的眼前在河里游泳和淹死为荣。传令官回来以后，找了一个适当的机会，大着胆子使皇帝注意波兰人对他本人的忠心，这时那个穿灰外衣的小个子站起来，叫来了柏提亚，同他在岸上踱来踱去，发给他指示，偶尔不以为然地看一眼那些分散他的注意的淹没中的枪骑兵。

在他看来，在世界任何部分，从非洲到莫斯科草原，他一到场，就足以使人们惊惶失措，把他们驱入疯狂的忘我境界，并不是什么新信念了。他要来他的马，骑着向他的住处去了。

约有四十个枪骑兵淹死在河里，虽然派了船去搭救他们。大多数人挣扎着回到他们出发的岸上。那个上校和他的一些人过了河，勉



强攀上了对岸。他们一爬出来，穿着浸透了的流水的衣服，就喊“呜啦！”并且如狂似醉地看拿破仑停留过的（但是不再在那里了）地点，当时还自以为很幸福呢。

那一晚上，拿破仑发了一道命令，叫把准备在俄国用的伪造的俄国纸币尽可能快地运来；另一道命令是，要枪毙一个撒克逊人，从他身上搜出一封信，信里含有关于给法军的各项命令的情报。在这中间，他也发出指示，把那个不必要地投入河里的波兰上校编入拿破仑自任团长的Légion d'honneur（荣誉团）。Quos vult perdere——demential（上帝要那些人灭亡，必先使他们发狂）。^①

第三章

俄国皇帝这时已经在维尔纳住了一个多月，检阅军队，主持演习。对于人人料得到的战争，也就是皇帝从彼得堡来此准备的战争，一点准备也没有。没有总的作战计划。在皇帝来到司令部的一个月以后，已经提出来的各种计划之间的摇摆不定，反而增加了。三支军队各有自己的总司令^②，但是没有全军的最高司令，皇帝自己也没有负起那个责任。

皇帝在维尔纳逗留得越久，每个人——都等得厌倦了——就越少战争的准备。围绕元首的那些人的全部力量似乎仅仅用在使他过得快活和忘记迫近战争上。

① 拉丁文。——译者注

② 那三支军队是：一、托利·巴克雷指挥的西路军；二、巴格拉齐昂指挥的南路军；三、托尔马索夫指挥的在奥国边境组合中的后备军。齐查高夫指挥的第四支军队还留在战争刚结束的土耳其边境上，直到拿破仑撤退将尽时，才用上这一支军队。——茅德英译本注